



紀念版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



馬氏文通

馬建忠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馬氏文通 / 馬建忠著. —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7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 120 年紀念版)
ISBN 978 - 7 - 100 - 15181 - 8

I. ①馬… II. ①馬… III. ①漢語—語法—古代
IV. ①H1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11763 號

權利保留, 侵權必究。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 1983 年版排印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

(120 年紀念版)

馬氏文通

馬建忠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181 - 8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開本 710×1000 1/16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張 30¼

定價: 148.00 元



馬建忠

(1845—1900)

馬建忠著

馬氏文通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1904年版《馬氏文通》封面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 (一百二十年紀念版)

出版說明

商務印書館自一八九七年始創，以“昌明教育，開啓民智”爲宗旨，於建館翌年便出版了《馬氏文通》，這部學術經典既是中國學術現代化的標志之一，也開啓了商務印書館百年學術出版的序幕。

其後，商務印書館一直與中華現代學術相伴而行，出版了大批具有鮮明原創精神并富於學術建樹的經典著作，諸多開山之著、奠基之作都是在本館首次問世。這些學術經典的出版，使本館得以引領現代學術發展，激動社會思想潮流，參與民族新文化的構築，也分享中國學界的歷史榮光。

一九四九年以後，本館雖以遙譯世界學術名著、編纂中外辭書爲側重，但原創學術著作的出版從未止步。二〇〇九年，我館陸續出版“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全面整理中華現代學術成果，深入探尋現代中國的百年學脈。

叢書收錄上自晚清下至一九八〇年代末中國原創學術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會科學爲主，涵蓋文學、歷史學、哲

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地理學、心理學、科學史等衆多學科。意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收錄各學科學派的名家名作，展現傳統文化的新變，追溯現代文化的根基。叢書立足於精選、精編、精校，冀望無論多少年，皆能傲立於書架，更與“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共相輝映，昭示中華學術與世界學術於思想性和獨創性上皆可等量齊觀，為中國乃至東方學術在世界範圍內贏得應有的地位。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一日，商務印書館迎來了一百二十歲的生日。為紀念本館與中華現代學術風雨同行的這段歷程，我們整體推出“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一百二十年紀念版（二百種），既有益於文化積纍，也便於研讀查考，同時向長期支持叢書出版的諸位學界通人致以感激和敬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兩個甲子後的今天，商務印書館又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傳承前輩的出版精神，迎接時代的新使命，且行且思，我們責無旁貸。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凡 例

一、“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收錄晚清以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為中華學人所著，成就斐然、澤被學林之學術著作。入選著作以名著為主，酌量選錄名篇合集。

二、入選著作內容、編次一仍其舊，唯各書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學術年表和題解文章，誠邀專家學者撰寫而成，意在介紹作者學術成就，著作成書背景、學術價值及版本流變等情況。

三、入選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訂、校閱本為底本，參校他本，正其訛誤。前人引書，時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則不以原書文字改動引文；如確需校改，則出腳注說明版本依據，以“編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說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風格，各時代均有其語言習慣，故不按現行用法、寫法及表現手法改動原文；原書專名（人名、地名、術語）及譯名與今不統一者，亦不作改動。如確係作者筆誤、排印舛誤、數據計算與外文拼寫錯誤等，則予徑改。

五、原書為直（橫）排繁體者，除個別特殊情況，均改作橫排簡體。其中原書無標點或僅有簡單斷句者，一律改為新式標

點,專名號從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書篇後注移作脚注,雙行夾注改爲單行夾注。文獻著錄則從其原貌,稍加統一。

七、原書因年代久遠而字迹模糊或紙頁殘缺者,據所缺字數用“□”表示;字數難以確定者,則用“(下缺)”表示。

目 錄

重印《馬氏文通》序	呂叔湘	1
序		4
後序		7
例言		10
正名卷之一		13
實字卷之二		28
名字二之一		28
代字二之二		36
指名代字二之三		38
接讀代字二之四		54
詢問代字二之五		67
指示代字二之六		75
實字卷之三		86
主次三之一		86
偏次三之二		87
賓次三之三		95
同次三之四		99
靜字三之五		109
滋靜三之六		120

表詞三之七	125
論比三之八	134
實字卷之四	143
外動字四之一	143
受動字四之二	159
內動字四之三	166
同動助動四之四	177
無屬動字四之五	189
實字卷之五	191
動字假借五之一	191
動字辨音五之二	196
動字相承五之三	208
散動諸式五之四	223
實字卷之六	228
狀字諸用六之一	228
狀字假借六之二	231
狀字諸式六之三	232
狀字別義六之四	234
虛字卷之七	248
介字	248
之字之用七之一	248
於字之用七之二	257
以字之用七之三	265
與字之用七之四	271
爲字之用七之五	275

由用微自諸字七之六	277
虛字卷之八	281
提起連字八之一	281
承接連字八之二	286
承接連字八之三	302
轉換連字八之四	316
推拓連字八之五	321
虛字卷之九	329
傳信助字九之一	329
傳信助字九之二	341
傳信助字九之三	347
傳信助字九之四	357
傳疑助字九之五	369
合助助字九之六	385
歎字九之七	390
論句讀卷之十	394
彖一	394
彖二	402
彖三	405
彖四	410
彖五	413
彖六	420
彖七	435
編輯後記	452

馬建忠先生學術年表	453
馬建忠與《馬氏文通》	宋紹年 457

重印《馬氏文通》序

《馬氏文通》出版已經有八十多年了，可還是值得一讀。它是我國第一部講語法的書，研究中國語法學史的人當然非讀不可。可是我說值得一讀不是這個意思，我不是把它當作考古學標本向讀者推薦的。我推薦它是因為我們還可以從它學到些東西。

首先，《文通》收集了大量的古漢語例句，大約有七千到八千句。比它後出來的講古漢語語法的書好像還沒有一本裏邊的例句有它的多。這些例句裏邊有不少，作者沒有作出令人滿意的分析，就是現在也仍然缺乏令人滿意的分析。但是《文通》把它們擺了出來，而後出的書，包括我自己的，却把它們藏起來了。也許，爲了教學的方便，不能不這樣做，但是對於這門科學的進步，這種做法顯然是不足取的。

其次，《文通》的作者不以分類和舉例爲滿足，他要嘗試指出其中的規律。例如，疑問代詞作賓語，位置在動詞之前；否定句裏代詞作賓語，位置在動詞之前；都是《文通》第一次系統地論述的。又如吾、我、予、余用法的異同，爾、汝、若、而用法的異同，作者都盡可能加以分辨。有時連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細節也不放過，例如他說：“吾、我、予之爲偏次也，概無之字爲間，而余字有之，故特表之。”盡管這些規律不見得概括得很周到，這種精神是令人欽佩的。

又其次，作者不願意把自己局限在嚴格意義的語法範圍之內，

常常要涉及修辭。例如他說：“偏正兩次之間，之字參否無常。惟語欲其偶，便于口誦，故偏正兩奇，合之爲偶者，則不參之字。凡正次欲求醒目者，概參之字。”又如：“樊噲傳，《史記》云：‘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犇’，《漢書》云：‘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犇。’曰‘尸’曰‘犇’，兩地名皆單字，皆加於字以足之；至‘尸鄉’，則雙字矣，不加於字者，殆爲此耶？”又如：“凡外動字之轉詞記其行之所賴用者，則介以以字。置先動字者常也，蓋必有所賴用而後其行乃發，故先之。《孟子·盡心上》：‘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諸句，其轉詞皆介以字。又若《盡心上》：‘附之以韓魏之家’……諸句，轉詞介以以字置于止詞之後者，蓋止詞概爲代字，而轉詞又皆長于止詞，句意未絕耳。”又如：“《孟子·滕文公下》：‘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于義當云‘梓匠輪輿之志……’，用其字，所以緩其氣也。”這樣的話，全書很多。語法和修辭是鄰近的學科。把語法和修辭分開，有利于科學的發展；把語法和修辭打通，有利於作文的教學。後者是中國的古老傳統，也是晚近許多學者所倡導，在這件事情上，《文通》可算是有承先啓後之功。

《馬氏文通》也有它的缺點。比如，它用“字”表示漢字和語詞兩個意義，它把皆、衆、具、悉、徧、都、咸都歸入代詞，等等。這些都容易看出來，也可以不算大毛病。對讀者說來，主要缺點有兩個。第一，《文通》分析句子成分，既有“起詞、止詞、表詞、轉詞”這一套，又有“主次、賓次、偏次、同次”這一套，體系殊欠分明，論述自難清晰。第二，“句”和“讀”輻輳不清，雖經何容（《中國文法論》作者）爬梳，其間仍多疑義，只要細讀卷一和卷十所列整段文字所加句、讀，就知道這個問題還遠遠沒有鬧清楚。

至於書中取例不分時代，論述自然籠統，那當然是不够科學。

可要是想到在《文通》問世八十多年之後的今天，我們在這方面也還沒有比它前進多少，那末，我們就更應該多要求自己而少責備《文通》的作者了。

呂叔湘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日

序

昔古聖開物成務，廢結繩而造書契，於是文字興焉。夫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閱世遞變而相沿，訛謬至不可殫極。上古渺矣，漢承秦火，鄭許輩起，務究元本，而小學迺權輿焉。自漢而降，小學旁分，各有專門。歐陽永叔曰：“爾雅出於漢世，正名物講說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旁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於是有字書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吳敬甫分三家，一曰體制，二曰訓詁，三曰音韻。胡元瑞則謂小學一端，門徑十數，有博於文者、義者、音者、蹟者、考者、評者，統類而要刪之，不外訓詁、音韻、字書三者之學而已。

三者之學，至我朝始稱大備。凡詁釋之難，點畫之細，音韻之微，靡不詳稽旁證，求其至當。然其得失異同，匿庸與嗜奇者，又往往互相主奴，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則以字形字聲，閱世而不能不變，今欲於屢變之後以返求夫未變之先，難矣。蓋所以證其未變之形與聲者，第據此已變者耳。藉令沿源討流，悉其元本所是正者，一字之疑、一音之訛、一畫之誤已耳。殊不知古先造字，點畫音韻，千變萬化，其賦以形而命以聲者，原無不變之理，而所以形其形而聲其聲，以神其形聲之用者，要有一成之律貫乎其中，歷千古而無或少變。蓋形與聲之最易變者，就每字言之，而形聲變而猶有不變